

下
册

歲月靜好

俞樟鈴 著
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俞樟鈴 著
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歲月靜好



歲月靜好



下

册

歲月靜好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岁月静好 / 俞樟铃著. — 杭州 :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3. 8

ISBN 978-7-5340-3558-6

I. ①岁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中国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 I267 ② J222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00457 号

歲月靜好

俞樟鈴 著

封面題字 李靜

責任編輯 王銘

裝幀設計 紹興市義鳴彩印印前中心

出版發行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體育場路三四七號 (郵編: 三二〇〇〇六)

經銷 各地新華書店

印刷 紹興市義鳴彩印包裝廠

本 八八九毫米×一一九四毫米 十六開

張 一二

數 〇〇〇一—二〇〇〇

次 二〇一三年八月第一版 二〇一三年八月第一次印刷

號 ISBN 978-7-5340-3558-6

定價 陸佰圓 (上、下冊)

本書如有印刷、裝訂問題，請與承印公司聯係調換 (0575-88062362)

目錄

小小少年

九五

桃花水源

一〇〇

七月流火

一〇六

冷月寒窗

一一〇

喜得佳訊

一二五

難得賦閑

一三一

起程入滬

一三四

初入約園

一四一

回鄉偶書

一五二

殘日半竿

一五八

歸去來兮

一六五

風雨初晴

一七二

後記

一七九

「小小少年」

初中兩年，是在湖頭中學。我每天一早就背着書包拎着飯盒去，經鄉主廟、魚種場，要走五里路。這鄉主廟是在獨秀山腳下一棵大樟樹下，三面環山，廟前溪水，裏面供奉着一尊王義之座像，大紅漆早已剝落，破敗無人祭祀，屋檐下有鳥雀窩，我們經過常進去玩一會。一日放學，落日已下林畷，我們邁過高門檻進去，看到福祥癩子蓬頭垢面睡在地上，他看到我們進去，站起來一聲吼，嚇得我們慌忙逃出來。魚種場裏有一大片魚塘，育着鯉魚胖頭魚苗，有時，我們看看四下無人，就用飯盒偷撮幾尾，上課時也常分心去注意抽屉裏，看着它在飯盒裏游動。

彼時提倡開門辦學。全國各地正放映影片《決裂》，是反映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生活，提倡勞動群眾上大學。影片裏，一位戴深度近視眼鏡的教師在黑板前面給學生講馬尾巴的功能。教室外面綠色草地上有牛在「哞哞」地叫，一個學生就站起來質問老師：「我們這裏沒有馬，祇有牛，你爲何不講講牛尾巴的功能？」我們上課聽不聽也無所謂，也沒有考試。自修課，我們去學校後面溪江裏捉蟹扞魚，去梨園裏游蕩。

我們許多時間却在獨秀山上學農。去山脚下茶園采茶，去山腰種六穀番薯，去山頂開荒種茶樹。那天，山頂上插滿紅旗，銀鋤閃閃。中午休息，等待中飯籬擔裏挑上來。我們坐在山頂上望嵯縣全境，山下村聚相望，屋舍儼然。長樂江在陽光下蜿蜒而去。真是一片明麗的日月山川。

農村又掀起「農業學大寨」新高潮，與天鬥，與地鬥，與人鬥，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。全縣

興修水利，挑長樂江。因每份人家有任務，我也去挑。江邊，『農業學大寨』、『普及大寨縣』彩旗在寒風中獵獵作響。高音喇叭裏，『社會主義好』的歌聲聽起來氣壯山河。記得有一次，是元旦，我們挑着畚箕剛到江裏，就下起紛紛揚揚的大雪。風雪中，我們挑着空擔相互嬉笑着赤腳逃回來，心裏高興，因為老天爺幫忙，今天總算可以休息了。

一九七六年，我們聽廣播裏播毛主席的《念奴嬌·鳥兒問答》：『土豆燒熟了，再加牛肉，不須放屁，試看天地翻覆。』聽起來有一種爽氣怪異。不到一星期，總理周恩來逝世了。七月裏，委員長朱德也逝世了。二十八日，又發生了唐山大地震，被壓死的人將近三十萬，這一年，天地好像真的要翻覆了。

九月九日下午，這天我生病，由我小姐姐放獨輪車裏拖了去鎮上醫院看醫生。看好後回來，走過紅市橋，祇見秋陽滿田畝。有農人戴着草帽拿畚箕在田間撒肥勞作，忽聽田畝裏電綫杆上的高音喇叭一個男低音在廣播，是『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』：『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，因病醫治無效，于九月九日零時十分在北京逝世。』我先聽到，驚出了一身冷汗，輕輕地對姐姐說：『毛主席逝世了。』小姐姐也在聽，却小心地對我說：『你不要瞎說，毛主席怎麼會逝世呢？』我再也不敢聲響。回到東堰村口，村裏人也已經在偷偷地傳說，我想這消息是真的了。

我回到家，躺在床上，還有點熱度，心裏也是悶悶的，也沒有什麼意思要表達。小姐姐在竈間燒夜飯，村裏很靜，窗外，明泉叔在自家道地『咯咯咯』地呼一隻雞。過了一歇，天暗攏來，母親從畝裏回來，進來房間裏，坐在床沿，問我：『好些了嗎？』我說：『打了針，熱度退點了。』父親回來，祇看他的臉色陰沉沉，把鋤頭往門邊牆上一靠，也不聲響。這天，我家也早早關門睡

覺。

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時正。全校師生佩戴黑紗聚集，整齊地站在學校操場上。前面臺上黑幕布，中間挂着毛主席遺像。這時，太陽已西斜，淡淡的陽光斜照着圍牆上『深入批鄧，反擊右傾翻案風』的標語。前面是田畝，已是秋天，畝裏空曠無人，連麻雀的影子也沒有。當哀樂奏起，我也肅然動容。

很快又到了金秋十月，那天下午，雲淡風輕。我在上體育課，突然老師通知我們要開會，說中央又有重要消息。我們拿着凳子又去操場上集合，祇聽張校長在臺上宣布：『王張江姚「四

勸君莫惜金縷衣，勸君

惜取少年時。君不見，地

上黃花如白髮。

去年今日此門中，

大姑娘小

金滿衣。一昔也，以滿

人幫」被抓起來了。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。」

後來又來了個華主席，我們又唱：『交城的山來，交城的水，交城的山水多麼美，交城的大山裏住着咱游擊隊，游擊隊裏有一個華政委。』我家堂前牆上，貼了一幅華主席的標準像，看看有點親切和藹笑眯眯。

隨後，我就跟人唱：『粉碎「四人幫」，人民喜洋洋，王張江姚反黨集團不自量，我們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。』又聽有綫廣播裏反復唱施光南的《祝酒歌》：『美酒啊飄香歌聲飛，朋友啊請你乾一杯，請你乾一杯，勝利的十月永難忘……』

經常見大路上——長隊的游行隊伍，從田畝裏走過，鑼鼓敲着『騎馬調』：『咚咚鏘，咚咚鏘，咚咚鏘，咚咚鏘』，前面的扛着紅旗，抬着英明領袖華主席的巨幅照片，緊跟着的還挑着穀擔，滿擔的却是金黃色的穀粒，一派鶯歌燕舞景象，連空氣裏皆是喜氣。老天好像一下烏雲散開了，變成了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。真是：

萬里河山紅旗展，八億神州盡開顏。

我對這樣大悲大喜的事，因年紀還小，也沒有太大的感慨。我們常逃課去旁邊的松樹林裏坐坐，四周田畝，看農人赤腳拿着畚箕在施肥。下面是一片墳地，古松樹杈上面有烏鴉窩，祇聽兩三聲烏鴉叫，『烏鴉叫，有口舌』。一位同學說了一句：『回去吧，老師要罵了。』我們連忙朝樹上吐了一口唾沫，立起身，回到教室。祇聽老師已經在上課：『我們要普及、深入、持久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，繼續批判林彪修正主義路線。』

于是就畢業。



這兩年，學習也不像，勞動也不像，過日子真是這樣的草草。沒有思念，單是這少年時代的無憂無慮是好的。也不知讀了些什麼書。唯是初中畢業，老師要我們去拍畢業照，我翻過獨秀山上的那座嶺，走十來里路，又走過一座溪水木橋，到了鎮上的蒼岩鎮照相館。走進去，祇見裏面一盞燈泡打得雪亮。攝影師是一個有六十多歲年紀的老人，倒也 and 氣，他戴着近視眼鏡。叫我端正坐好，然後鑽進一塊黑布裏去，又伸出頭來，教我：『笑嘻嘻，笑嘻嘻，好！』瞬間閃光燈刺眼。他就說：『已經拍好了。』這是我平生第一張照片。

三天後的一個傍晚，我去拿照片回來給母親看，母親站到門口屋檐下仔細看了，笑笑對我說：『拍得真像，拍得真像。』遞給父親看，父親看了也說：『像，像。』至于有沒有畢業考，有沒有發畢業證書，我都忘了。

桃花水源

我在蛟鎮湖頭初中畢業，即去普義中學讀高中。普義中學原名春皋中學，校址在普義鄉白泥墩村，離我家十來里路。普義中學教學質量好，生源要求也高，在嵯縣一帶很有名氣。蛟鎮中學每年祇能挑選較好的學生一兩個進入該校，我初中畢業年級裏考得第一名，是蛟鎮中學張校長推薦。

秋季開學那天，真是好天氣，初陽升起，父母已去田畝了。我自己在堂前間理了理行李，除了書、被鋪以外，還要帶鋤頭、扁擔、畚箕，因開學通知書裏說，學校每星期都要參加一天的學農勞動，鋤頭、扁擔、畚箕要自帶。

我赤着腳，穿着一件半新舊的白色短袖襯衫，獨自挑着擔，抄小路經後愛畝村沙堤桑園竹林，走李園溪水木橋，再穿過孫村彎曲的矮牆小弄堂。祇見村後一片碧綠的平曠田畝，是農業學大寨園田化。晚稻已上蒿，在微風裏像海上波浪，我在中間一條筆直的機耕路上走，兩旁楊柳，蟬聲滿樹。

從小黃山過來，又走過一座溪橋，穿過白泥墩村老房子磚牆小弄，沿村中溪水走到頭，右轉彎即是學校。祇見學校圍牆上『深入揭批「四人幫」反革命罪行』幾個褚紅大字還很鮮艷，拱形校門上方寫着黑色柳體字：普義中學，給人一種悠久厚重的歷史感。校門口人流不斷，都是挑擔來上學的新生，還有父母陪着來的。有小販籬擔一排排，在賣橘子、瓜子、花生、野栗，瓜子兩分錢一包，野栗子兩分錢一小盞。還有人在窑瓷鉢頭裏賣風打糖汁熟梨頭。雖是九月，頭頂

還是驕陽，一男子頭戴涼帽立在校門口池塘樹蔭下，條木拍着自行車後座上的藍色木箱子，唱歌似的吆喝：『廣利棒冰賣五分——』

進了學校，路兩旁梧桐樹濃陰蔽道，一排排梔子花叢裏插着歡迎新生的紅綠彩旗，教室、教師辦公室前面皆是整齊的花壇。有『新生須知』的小黑板靠在樹底下。剛來報到的新生一簇簇地聚在樹蔭下交談，細碎的陽光透過樹葉灑在地上。有老師戴着玳瑁眼鏡，挾着書本，從林蔭道走過。牆壁上白石灰剛剛刷過，有國內形勢宣傳畫，是大橋、水壩、電綫杆、大寨田，還有十大鋼鐵基地、八大煤炭基地、六條鐵路新幹綫、五個大港口，看着真是使人氣壯山河。

我頓覺對新的環境的吃驚和肅然，看看自己赤脚不好意思，連忙歇下擔，翻出畚箕裏的藍色塑料拖鞋穿上。隨後找到寢室，放好畚箕鋪蓋，剛安頓完畢，一陣電鈴好響亮，我即跑去教室參加新生開學典禮。

我開始住校。夜飯吃過，我和幾個同學走出校門繞村去逛逛。這裏雖是村，却是鄉政府所在地，總共有一千多戶人家，前面溪水，後面田畝，皆是在落日的餘暉裏。舊時，這裏是嵊縣典當商的祖居所在，鷄犬桑麻，村烟殷富。粉牆黛瓦中，光大臺門就有蔣家臺門、謝家臺門、王家臺門。木雕窗櫺精工細作。如今易主成了尋常巷陌，角落裏堆了稻草、木柴、鋤頭、犁耙。但黑漆大門古銅獸環，推門聲仍是深洪。現在，從這裏出來的子弟氣數已盡，不免有『荷盡已無擎雨蓋』的喪氣。

老街兩旁仍是店鋪鱗集駢立，早晨上街頭有熱騰騰的湯包店、油條攤、豆腐店、布店、理髮店，下街頭的猪肉店，屠夫在晨霧裏就開始卸排門斬肉骨頭，把猪肉一塊塊割下來，挂到石板櫃

臺上面一排排的鐵鈎上。

校園裏也真是整潔，教室像教室，宿舍像宿舍。學生宿舍前面是池塘，塘邊絲瓜、南瓜、蒲瓜，瓜畦引蔓，皆是老師課餘搭棚自種。池塘裏水光雲影，搖蕩綠波，幾隻鴨子在水面覓水覓食，時而拍着翅膀展翅欲飛。塘中一二寸的小魚，歷歷可數，連淺水底搖尾巴的黑蝌蚪也清晰可見。有時，有小龜把頭探出水面，四脚劃水，到處張望，望望岸上人多，又慌忙鑽到水底不見踪影。我疑心它就是居住在水府裏，白孃子帶來去鬥法海和尚的蝦兵蟹將，有幾分仙氣。一日三餐，我們吃完飯蹲在池塘邊洗飯盒碗筷，水裏照得見人影，小魚却并不畏人，常常聚在一起在水中爭奪飯粒。

學校操場也廣大，有籃球場、田徑運動場。圍牆上『發展體育運動，增強人民體質』的黑色宋體字，每個字足有一人高。站在操場上，隔田畝可望得見福泉山。

我星期六下午放學，星期天下午去學校，不管天晴落雨，一雙拖鞋，一路上捨不得穿，總是赤腳走到學校，到校門口的池塘裏洗完腳纔穿上。米、菜皆自帶，父母每星期最多祇能給兩角錢蒸飯費。彼時，連飯也吃不飽，菜也大多是乾菜、豆瓣醬。晚上夜自修結束，肚子餓得『咕咕』叫，也祇是開水泡一碗乾菜湯喝。我們常去福泉山學校學農基地參加農業勞動。在半山腰，班裏分得一塊地，種有番薯、六穀，收穫時每人可分得幾斤放在寢室床底下。半夜肚饑，就拿出一隻番薯揩揩來生吃。食堂裏也養了一隻豬，年底時殺掉，每個同學可分得一塊紅燒肉，中午，食堂裏每個同學拿着碗，排起了長隊……

我們班裏的學生大多來自農村，坐在我前排的那位女同學，一頭劉海髮型，整天臉上微微

笑。她每天來上學，書包未放下，就輕輕地唱《紅梅贊》：『紅岩上紅梅開，千里冰霜脚下踩，三九嚴寒何所懼，一片丹心向陽開。』她唱得真是好聽，連她的身材也像江姐，冬天裏穿了一套紅色毛衣，圍了一塊白圍巾，像一枝紅梅的艷。後來，這位女同學嫁給了山區一個木匠，這樣的一朵紅梅真的開到了深山澗。

祇有幾個同學是居民戶口，像陳小民，父母皆是嵯縣城裏美術機械廠的工人，每月工資就有三十六塊，將來父母退休了，他可頂父母的職。平時讀書也不上心，衣食也不愁，像身在怡紅院裏的賈公子。逢人總是咧着嘴笑，我經常看見他拿着洋鐵碗去食堂買炒肉絲，上體育課穿的也是一身白柳條藍色運動衫褲，冬天穿一雙翻毛暖皮鞋，是他父親單位裏發的勞保用品。他連勞動課也不願上，說要弄臟衣裳褲子。班主任張玉萍老師把他叫去批評：『你不參加集體勞動，不要變修。』他還是咧着嘴笑道：『我又不要做農民。』張老師無奈，但還是叱責他：『你不參加農業勞動還理直氣壯？』

學校裏共有教師五十多人，有公辦教師，也有民辦教師。民辦教師上好課還得回去田間務農，公辦教師却是清閑，教英語的馬占豪老師却像紳士，戴一副無邊框的洋式眼鏡，冬天圍着紅色的全毛圍巾踏雪來上課。在二層樓的陽臺上種有丁香、月季花。上課時，見有人思想開小差，就當堂訓誨：『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。』他家陽臺上一叢月季，一枝丁香，雅得極致。他的妻子教音樂，也是出身名門。吃過晚飯，夫妻雙雙經常在校門外田間散步，可比梁山伯、祝英臺，一個井中水，一個井中影，也是校園一景。

兩年的高中課程，設有語文、數學、歷史、地理、化學、物理、英語，還有勞動課、農業課。農

業課任課老師是個民辦教師，是白泥墩村人，姓趙，名字我忘記了，是個堂堂七尺男子。一日，他正在給我們上課，是如何防治早稻病蟲害，天忽然陰攏來要下雷陣雨。他出去到走廊階沿一看，連忙回到教室，對我們說：『我要去曬場上收穀了。』把書本甩在講臺上就跑。他上課時間的問題也是：『什麼叫有性雜交？什麼叫無性雜交？』偏要女同學站起來回答，那女同學心裏明明知道，却紅着臉站着不答。趙老師就說：『回答不出來，你給我去背背熟，我下堂課再來問你。』下一堂農業課，趙老師一進教室，果然又叫這個女同學站起來再回答。那女同學站是站起來了，仍羞澀地低了頭硬着不答來抵抗，引來男同學一陣爆笑。

其時除了教科書，也無閑書可看。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》這種蘇聯文學作品，我也不喜歡，單是看看書名也是冷冰冰，無思想，無感情，總覺得保爾·柯察金是人造的神話一般，一切與我格格不入。蘇聯文學中的現實主義歷史使命感，我沒有多少體會和感受，也沒有托爾斯泰作品中那種披肝瀝膽的人生追求。陳小民有手抄本禁書《少女之心》、《可怕的脚步聲》，我們都偷偷地向他借來看，看看真是刺激，就自己動手來抄。

忽然有一日，白泥墩村裏曬穀場上扯起銀幕放電影，是上海越劇院拍攝的越劇《紅樓夢》，真是『天上掉下個林妹妹』般的驚喜。鄰近鄉村的人都擎着火把趕攏來看。我們也擁出校門去看，碩大一個操場，擠來擠去都是人，看完電影擠出來，纔發覺拖鞋也擠丟了一隻。

一九七七年，教育部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，討論恢復高考制度。鄧小平說：『招生主要抓兩條：第一是本人表現好，第二是擇優錄取。』各大報上又登了陳景潤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，鼓勵人們重知識，重人才，還說『科學的春天到來了』。

十月二十一日，那天好像是星期天，我正和母親在玉帽山挑擔澆青菜，回來時近中午，聽有綫廣播裏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恢復高考的消息。我獨自呆立了很久，母親來叫我：『好燒晏飯了。』我纔回過神。我没有跟母親明說，急急跑到村書記家裏，翻看當天的《人民日報》，頭版頭條果然登了恢復高考的消息。

一個『考』字，石破天驚，震撼了整個中國大地。平時我不上心讀書，現在纔知道書讀得好，還可以脫掉草鞋穿皮鞋。人生猶如經過一個狹窄的洞口後，一下進入了桃花源，恍惚若有光，給讀書人帶來了光明的前途。

臨近畢業，同學們『一顆紅心，兩種準備，接受祖國和人民的挑選』。陳小民頂職去了美術機械廠當了學徒，畢業證書也沒拿。明知自己成績差，考不上大學的同學三天兩頭不來讀書也無人管。學校設了文科、理科兩個重點班，老師的心思都花在這兩個班上。

我去讀文科，讀書也真正地緊張起來。一日，中午的陽光斜照在教室走廊上，吃中飯的電鈴聲已經響過，許多班級的同學陸續從教室裏散出來，走過林蔭道，到食堂裏拿飯盒去了，梁老師還在給我們講唐詩：『勸君莫惜金縷衣，勸君惜取少年時。花開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……』

七月流火

七月初，挨家挨戶的鋤頭、鐵鍬、鐮刀已去甘霖鎮上街頭打鐵店爐火裏打好。因早稻就要開鐮，晚稻馬上要下種，鄉下稱之爲『雙搶』。村裏人不分男女老幼，這時都堅起了心。看到畝裏一大片一大片黃熟的早稻馬上要收割，也沒有豐收的喜悅。

這時，學校也放了假，農民戶口的學生就要幫家裏勞動掙工分。村裏每個人天未亮就去田裏割稻，女人在前面一排排地割過去，年紀小的夾稻禾，把稻禾夾攏來，一堆堆地堆着，到了東方發白，已經放倒了一大片。男人抬來柴油打稻機脫粒。稻穀連葉帶莖從打稻機裏挖出來，揷在籬裏，一脚一脚從田裏挑到路上裝車。一整車一整車拖到曬場上。大人說話也火雜雜，你動作慢一點，就粗言暴語催促：『快點快點，曬場上已經等起來了。』容不得你偷半點懶。

頭頂上猛太陽。我們也夾得滿身泥漿，看看還來得及，就一個縱身『撲通』躡進田邊池塘裏，游泳摸螺螄。看看打稻機又拖過來了，祇得又爬上來去夾。十點多了，母親點心拿來，站在田坎上朝我們喊：『好吃點心哉。』我們纔從田裏上來，渾身濕淋淋，隨便揩把汗水，就捧起碗來吃點心。

曬場上曬穀的都是婦女。七月驕陽，太陽升得三丈高。曬場上溫度足有四五十攝氏度，她們頭遮一塊毛巾，先用大篩篩掉莖葉，倒在竹簞裏攤開翻曬，叫曬潮穀。一天要用穀耙耙兩三遍，再收起來風車裏扇，扇掉秕穀後挑到隊屋裏歸倉，明天重新挑出來曬。男人在畝裏，她們還要抽空回家去燒點心送去，却都是滿碗的腌菜白米冷飯。

我們在田頭種田割稻，供銷社也來支援『雙搶』，送貨下鄉。每天早上九十點鐘，供銷社的籬擔就已挑來，在石汀店王樓屋堂前兩面擺開。醬油、老酒、鹽、蘭花豆、汽水、皮蛋，還有安全火柴、肥皂日用品。我們赤腳圍攏去買，順便也看看供銷社的職工，他們皮膚白淨，穿着白襯衫白絲光襪皮鞋。沒人來買的時候，他們就這樣坐着，搖着芭蕉扇笑着聊天，問問今天的最高溫度。

這邊，販裏男人拿到點心，就走上田坎，連脚也不洗，祇查看脚上有没有螞蟻，隨便找個地方，捧起竹筒裏的六月霜茶『咕嘟咕嘟』就喝，喝好就吃點心，匆匆吃好就要轉身去販裏。像佳謂叔，家裏點心拎來，他就洗淨脚，墊捆稻草，在樹陰下慢慢坐下來，篤悠悠地佐着蘭花豆吃老酒，老酒吃好，再吃蛋炒飯。一般的人就沒有這種老資格享受。小孩種田割稻，種着種着背上曬脫了一層皮，想直直腰，說：『腰骨酸煞哉！』大人聽到就叱罵：『小孩腰骨在哪裏？小孩腰骨還沒生出來呢！』這時，販賣棒冰的人也戴着草帽來田頭，用木塊『啪啪』敲着自行車後座上的藍色木箱子，喊叫着：『廣利棒冰賣五分——』喊得人心癢癢。

我十八歲那年夏天，一日，隊長派我去馬路頭耙田，我推說：『我還不會。』隊長說：『十八廿四漢，岩頭撼撼看，不會的就要學。』我祇得硬着頭皮去了。

我從牛棚裏牽了牛去販裏，到田裏跳上耙，一烏梢叫它走，可牛却勢利，看一個毛頭小伙子來指揮，你叫它走，它偏不走，你叫它停，它偏不停。我見它不聽話，就用竹烏梢打它。突然，它一陣狂奔，我脚一滑，翻倒在耙底。這時，牛見我翻在耙底，又立即停下，回轉頭，看着我這副落魄相。河生在田邊看鴨，見我滿身污泥血淋淋，從耙底下鑽出來，連忙去曬場上叫我母親。母